

弘一大师与嘉兴精严寺

■ 钱江鸿



出家初期的弘一大师

始建于晋代的精严寺一直是嘉兴人心抹不去的历史文化图腾。东晋成帝咸康六年(340),选部尚书徐熙发现家宅之井夜发灵光,视为吉祥之兆,乃舍宅为寺,赐名“灵光寺”,之后几经易名,直至北宋大中祥符年间才始称“精严寺”。乾隆盛世,清乾隆三十六年(1771),大兴土木,绿树成荫,风光无限。然而,咸丰事变,不城毁半,精严寺亦遭兵燹。至同治年间,乱平重建,规制如旧,精严寺才得重展旧貌。古井相伴的精严寺在历史文化的潮流中历经兴废,时至今日,这座千年古刹又香火鼎盛,终成嘉兴佛教文化交流的重镇。

民国初年,佛学家范古农顺应历史潮流,与龚宝铨等人组织佛学会,会址就设于精严寺藏经阁内,会中有大藏经以及各种佛学书刊,设立阅览室备人阅读。该佛学会的会务仍以僧人指导为主,受到精严寺的大力支持,因此它的命运不同于其他佛学会的“昙花泡影”。佛学会还定期举行讲

经会,范古农自任主讲,一时声名鹊起,在佛学界广受好评。

范古农(1881-1951),字寄东,号幻庵,笔名海尸道人,清末秀才,著名佛学家,浙江嘉兴人。清光绪二十四年(1898)于上海南洋公学肄业,二十六年就读于杭州求是书院。1907年东渡日本,留学于东京物理专科学校。在日本与褚辅成、沈钧儒等交游,加入同盟会。1910年归国,任嘉兴府中学堂监督。1912年创办嘉兴县立乙种商业学校,任校长。原本力主革命,与章太炎、鲁迅均有交往,辛亥革命后转向佛学研究。1912年创办嘉兴佛学会,1917年皈依宁波观宗寺谛闲法师,法名幻修,又钻研唯识,是民国唯识四大家之一。1927年,范古农出任上海佛学书局总编辑,整理佛教文献,出版佛学丛书,发行《佛学半月刊》。1947年以嘉兴月河住宅为校舍,创立范氏小学(后改称私立月河小学)。1951年病逝于上海。

这位和李叔同一样受过西学教育、具有进步思想的范古农居士自然与日后的弘一大师在思想上、心灵上有着诸多的契合之处。1918年,决心出家的李叔同携友人开具的介绍信专程至嘉兴拜访范古农,两人相谈甚欢,亦有“相见恨晚”之意。初次见面之后,李叔同就决定采纳范古农的建议,出家后即来嘉兴精严寺佛学会研读经书,修持法门。大师在给杭州友人的信件中也提到了此次嘉兴之行。

1918年旧历九月廿八致堵申甫信——

……不慧将于下月初七日(旧历)之嘉禾,寓嘉兴精严寺藏经阁,究心比尼……

又于1918年旧历十月初六致夏可尊信——

……明晨第二次车准赴嘉兴。

从这两封信的内容可以确定,弘一大师于灵隐寺戒满之后的十月初七清晨搭乘杭

州到嘉兴的第二班车到达精严寺,在藏经阁挂单。

范古农在《述怀》一文中就弘一大师其时的活动做过这样的描述:“会中佛书每部为之标签,以便检阅……阁有清藏全部,亦曾为之检理,住时虽短,会中得益良多。”可见大师于佛学的精进努力。然而初出家的弘一大师仍被在俗时的盛名所累,嘉兴当地不少有些名望的人得知李叔同已经出家并在精严寺阅藏,不免既好奇又兴奋,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,或为求见一面,或为求得片纸只字。这样的“盛情”却让弘一大师犯难,据范古农所述:“师与余商:‘已弃旧业,字再作乎?’余曰:‘若能以佛语书写,令人喜见,以种净因,亦佛事也,庸何伤!’”依范古农的一番建议,弘一大师自此开始以笔墨文字接应学人,在“诸艺皆废”的情况下唯独保留了“书法”。

弘一大师驻锡精严寺的时间虽只有短短一月左右,但这过程中书写了大量佛语经句与人结缘,这批珍贵的墨迹被视为弘一大师传扬佛学的“开山之作”。只可惜历经一百多年时间,这些墨宝或已流失不传,或为私人收藏未曾公布,现在所能见者可谓是寥寥无几。笔者在翻阅了大量弘一大师(李叔同)书画出版物后,有幸得见两件。

李绍莲(1878-?)原名李熏,天津名士,曾就职于天津法租界盐业银行。与李叔同同宗,年幼时两人意趣相投,常相过从,感情笃厚。李叔同曾在出国留学前将妻儿托付于李绍莲代为照看,出家后亦经常书信往来,交流佛法。弘一大师曾在信件中用“相知以心,亲逾骨肉”来形容两人间的感情,亦经常嘱托学人蔡丐因为俗兄李绍莲寄去其出家后的佛学著作。因此在出家后的“开山之作”中,弘一大师将“南无阿弥陀佛”书赠李绍莲,落款中又详细交代了出家后的行程,算是对其天津的亲友作了一番交代吧。

平湖的围棋望族张氏

■ 黄艳

如果要谈平湖的围棋史,那么,一定要从平湖张氏说起。

马承昭在《当湖外志》中说:“吾湖张氏族甚繁。”张氏是平湖四姓之一,居住时间极长,至今仍是平湖境内第一大姓。

根据《张氏家乘》记载,南宋抗金名将张浚六世孙张溥于南宋咸淳年间为淮阳节度使判官,初居苏州。元兵渡江南下,张溥避乱迁居嘉禾郡海盐县东北境芦川,平湖才开始有了张氏。明宣德五年(1430)析县,芦川划入平湖,于是张溥后代世为平湖人。

张溥生子张柏、张林。张柏子之后为张氏北支,后裔大多居住金山。张林子张灿为张氏南支始祖。元泰定四年(1327),张灿举江浙行中书省试第一名,授池州路青阳县令,元统中归隐独山,葬于独山。张灿后裔又分为独山支、兼葭围支、湖田村(湖田村也即湖田村,现独山港镇海塘村十房宅基)三支。

张氏十一世、张灿孙张迪,号静庵,明洪武中由独山迁兼葭围(现在的独山港镇周家圩),从此聚族居此,张迪为兼葭围始祖。兼葭围张氏世务农桑,耕读相伴,但家业也只是一般。

兼葭围张氏的发家始于二十世张长生。顺治年间,张长生发现当时新港以南、黄姑塘以北有数十顷荒荡地,问当地老百姓,都说这些地种什么都不行,种麦不长苗,种稻不抽穗,连种点麦葱蒜都不行,是盐卤地,所以谁也不要。张长生听了暗暗高兴,他知道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这块地没有经过水利治理而已。于是,他低价买下了这数十顷地,“乃相度地形,审求其水道,凿土疏泉,募佃区种,期年而工竣”,通过治水肥田,张长生的家产由一百亩增至数千亩。

康熙四十二年(1703),因为兼葭围地方多盗,治安不好,再居住下去怕不安全,所以张长生命儿子张友德迁居到了当湖城南的清水浜。张友德晚年又迁到了日晖漾北。

兼葭围张氏迁到了当湖以后,家业大兴,在当湖广置房产,南门清水浜有稻洲山庄、梨山小园,在日晖漾有直方堂。

乾隆初年,平湖张家到了鼎盛时期,家道隆兴,产业遍布当湖各处,成为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的地方望族。

随着张氏经济上实力的增长,张氏在文运上也开始逐步显赫。清中叶以前,与平湖其他地方名门望族如陆氏、沈氏等家族的科举兴盛不同,张氏家族中没有人中过举人或进士。但隐于乡里的张氏仍坚持耕读不辍,诗礼传家,终于厚积薄发。

张氏二十世张崢,字如冈,邑庠生。为人轻财重义,一诺千金,只要是族人有急难,他从来二话不说,倾囊相助。清康熙戊子年(1708)、己丑年(1709)间平湖水旱,他捐出数百石大米,施粥受灾百姓。大灾之后又有大疫,张崢又广施丹药治疗疫病,受惠百姓不可计数。可惜,他自己只活了四十岁就英年早逝。不过,张崢生了八个儿子,个个出色,都极有文采,马承昭的《当湖外志》说“我湖所罕有也,当时有八龙之目”。张崢的八个儿子分别是:张奕枢、张廷璇、张在机、张奕权、张在衡、张景阳、张龙光、张熊弼。长子张奕枢,父亲过世后负担起家族责任,延请老师培育诸弟,使他们相敬相游,自己也是能文擅诗,著述丰富。八子中最出色的是张景阳,乾隆六年(1741)拔贡,廷试又

得一等奖。张景阳一生酷爱读书,经史百家及唐宋以来名家诗文,无不熟读,学识极高,他的诗文更是名满大江南北。

张氏二十三世张云锦,字龙威,号铁珊,被人誉为“浙西才子”,参修《浙江通志》,清代著名学者沈德潜自认是他学弟,对张云锦的诗更是推崇备至。

张氏二十六世张金鏞和张炳堃是亲兄弟。张金鏞字良甫,号海门,道光二十一年(1841)进士,改翰林院庶吉士,咸丰七年(1857)擢翰林院侍讲。纵横文坛,为当时硕儒名公所重,世称海门先生。张炳堃,字鹤甫,号鹿仙,道光二十七年(1847)进士,翰林院散馆之后,投笔从戎,受李鸿章、曾国荃器重。张炳堃也好诗文,与兄张金鏞齐名,当时被称为“隔湖照墙,同胞翰林”。

历史上,张氏是吴郡四姓之一。而从元迄清,平湖张氏则是经历了一个从相对沉寂到逐步显赫的过程,就此绵延不绝,兴盛于后。

作为平湖的世家大族之一,张氏和其他大族一样对平湖的经济繁荣、人文荟起、科举兴盛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。不过,在围棋这个领域中,平湖张氏却是一枝独秀,远胜于其他氏族。

据说平湖张氏五代善弈,至二十二世张永年(按《三张弈谱序》中张永年是二十一世)达到顶峰。张永年与长子张世昌、次子张世仁在嘉兴围棋界有着“柘湖三张”的美誉。

张永年,是张长生之孙,张友德之子,字丹九,号月谿,又号适庐老人,太学生,候选州同,娶名族陆莱女儿,与弟张凤苞同居当湖日晖漾直方堂。张永年后来又在宅东构屋,中庭垒石为山,前植桂后栽松,间以种种花草,堂名“适庐”,取名源自庄子所谓“适己之适而不适人之适也”。张永年为人豪放,喜欢结交。当时,远近文人墨客都喜欢去他家,甚至就住在他家,每天畅饮放歌,吟咏作乐。据说,雍正四年(1726)的一天,张永年与一些平湖文人名士畅饮于东湖边的水西云坞,后来喝多了转移到湖口启元桥,正好知县准备过桥,见他们放荡不羁的样子也只得绕道而行。流连诗酒,不为旧礼所困,也算是那时江南文人士大夫们追求的典型风度和生活方式。

张永年有两个儿子:张世昌、张世仁。张世昌,字振西,号敦坡,又号健渔,太学生,娶嘉善曹庭枢女为妻,著有《敦坡诗钞》,早年留心声韵之学,求学于岳父之兄曹慈山。张世昌喜好诗文,事双亲极孝。他八岁丧母,后事继母,也能得其欢心,邻居家着火延及他继母卧室,张世昌冒火将卧病在床的继母救出。没两个月继母过世,自此,张世昌每天守在父亲张永年身旁侍候,终日无倦。晚上,张世昌一定要等到父亲安睡,亲手试过父亲所盖被褥,直到张永年叫他退去才退。据说有一次,张永年没叫儿子可以退就睡着了,直到半夜醒来,张世昌还站在蚊帐外呢。张永年生病,张世昌衣不解带服侍四个月,父亲病愈,而张世昌自己却疾疫而卒。所以曹庭枢写了一副对联赞之:“平生得意惟诗卷,到死难忘是孝心。”乾隆五十三年(1788),朝廷旌表张世昌为“孝子”。

张世仁,字元若,一字园若,号香谷,又号兼葭散人,太学生。张世仁和兄长张世昌一样性至孝悌,每日侍奉父亲,终身不远游。他善弈工诗,对医学也极有研究,著有

《香谷诗钞》、《弈谱》。

张世昌、张世仁兄弟俩友爱无间,相约一生不析爨,不分家。两人将诗集合刻成一本《对床吟》,并绘有《对床图》。

乾隆三十七年(1772),张世昌去世。袁枚在他的《随园诗话》卷十四里记载:“平湖张香谷,与其兄敦坡最友爱。敦坡歿后,香谷逾年亦病;临终,有‘清魂同到梅花下’之句。”家人将兄弟俩合葬在一起,墓周围种满梅花。沈初给墓门题了一副对联:“十载联床,夜雨寒灯酬唱影;千秋同穴,梅花明月去来缘。”

当然,张永年、张世昌、张世仁父子三人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们在围棋上的爱好及成就。张永年晚年杜门托弈自娱,而两个儿子张世昌、张世仁终身不远游,爱父所爱,也喜围棋。张永年出于对围棋的热爱,也凭借自家雄厚的经济实力请了当时国内最顶尖的两大国手施襄夏、范西屏到家指导儿子下棋。当然,张永年请两位棋圣来到平湖的意义显然不止于教棋而已。来平湖不久,张永年就最合他们对弈决胜。按我国明、清之际的习惯,高手相约,一般以十局棋争胜。当年范西屏31岁,施襄夏30岁,正是精力充沛,所向无敌之际。两人的当湖对垒,是对两人棋力的一次最及时的检验。

施襄夏、范西屏在当湖张家教棋有多长时间不是特别明确,不过施襄夏应该是住了有两个月,想必这段时间也让他们与张氏父子三人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。从当年张世昌、张世仁兄弟俩送别施襄夏的诗中,让人体会到了深深地感激不舍之情。

张世昌《送施定庵归海昌》——
归帆初挂暑初消,草草杯盘话寂寥。
两月论心思浅夏,一时分手惜良宵。
梧桐影里离愁黯,络纬声中别梦饶。
预向西风订良会,临歧不用赋迢迢。
张世仁《仲夏同人集适庐送海昌施定庵之吴门》——

又作匆匆别,临歧倍惘然。
论心刚匝月,聚首定何年。
卓午千林暑,斜阳两岸蝉。
西风渺余思,珍重上吴船。
经过当世两大高手调教,张氏父子据说

“棋达三品”,堪比当时的围棋国手。

当年,来向张世昌请教棋艺的人也非常多,于是,张世昌直接用一首诗《客有问余弈理者赋此答之》,将自己的下棋经历及心得经验倾囊相告——

弱冠事游艺,家传余弈谱。
揣摩知几年,寝食共甘苦。
规矩安论今,局法不师古。
得心旋应手,张子名亦普。
郡邑少抗衡,谁能窥臆户。
坐令望风降,有墅莫肯赌。
比之谈金初,曾不阶尺土。
吾谋争一先,彼气竭三鼓。
破因惯寻劫,开壁或持虎。
料敌每如神,通盘可略数。
往往决雌雄,羞与略等伍。
君言不识此,未必无小补。
笔砚争良策,少壮力须努。
渊源贵秘授,黑白休问替。
庶几学业成,他时如倾吐。
一笑谢凤心,修文而偃武。

可惜,张世昌、张世仁兄弟俩都早于父亲张永年而逝。“柘湖三张”去世后,张永年孙辈张诒、张诚、张论、张诚四人将范西屏、施襄夏与三张的授子对局,精选出了二十八局,刊刻成《三张弈谱》一书传于后世。

当然,张氏家族擅长围棋的绝不止张永年父子三人。张氏一族被称为是“五世善弈”,族中同样热爱围棋的他人也非常多。被誉为平湖张氏“八龙”之一的张氏二十二世张奕枢,世居兼葭围,擅长诗词也热爱围棋,他存世的诗中有《围棋杂咏》七首,选其三如下——

几净茶香瑟瑟风,纸窗演算运筹工。
开叠欲下心先怯,恐有阴符在袖中。

昼帘高捲局纵横,蛇宴沉积只雁行。
最是古松流水外,更无人听玉枰声。

谢公别墅壻非分,太守江东赌亦难。
任尔神机见河洛,问谁早悟是长安。

尽管没有什么书具体描写过张奕枢对围棋的热爱达到何种程度,但是从这些诗中能看到张奕枢平日里就爱以下棋消磨时间,

不懂得佛法,只会写字,那是可耻的。出家人唯一的本分,就是要懂得佛法,要研究佛法。不过出家人并不是绝对不可以将就写字的,但不可用全副精神去应付写字就对了。出家人固应对佛法全力研究,而于有空的时候,写写字也未尝不可,写字如果写到了有个样子,能写对子、中堂,来送与人,以作弘法的一种工具,也不是无益的……

弘一大师在精严寺阅藏这一段时间,其好友许幻园曾从上海专程来访,因此有大师所谓的“在禾晤谈为慰”。许幻园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沪上新派诗文界的领袖人物之一,与李叔同相识相交于1899年,因许幻园慕其才华,曾邀李叔同一家同住于“城南草堂”。后与沪上文人袁希濂、张小楼、蔡小香等人组成“天涯五友”,以切磋诗词文章为趣。1902年,李叔同于南洋公学退学后,感于当时风俗颓废,民气不振,又与许幻园、黄炎培等人创设“沪学会”,开办补习科,举行演说会,提倡移风易俗。李叔同于杭州任教之后,两人间也只是偶有书信来往,见面晤谈的机会甚少,这次挚友的到访,想来必定是欢喜得很。此时的李叔同已不同过往,这个曾经在许幻园夫人宋贞笔下“李也文名大似斗,等身著作脍人口。酒酣诗思涌如泉,直把杜陵呼小友”的才子,如今洗尽铅华、遁入空门、精修律宗,这应该是出乎许幻园意料之外,但细细想来又能理解其情其缘。

出家后的弘一大师衲衣芒鞋,褪去了“艺术家”“教育家”的光环,从容论道;精严寺阅藏的经历以及与范古农居士的交游,大师视其为“宝贵”的收获。1931年前后,弘一大师曾多次与学人蔡丐因、刘质平等提及再来嘉兴“小住”的想法,只可惜当时的大师致力于宁波五磊寺开办南山律学院,佛务繁忙,终未能成行。因此,弘一大师出家后的这次驻锡故乡的经历也就显得尤为珍贵。

沉迷其中,有时自己都觉得有点过头了,怕自己会玩物丧志,提醒自己要适可而止。不过,正如孔子都说过:“饱食终日,无所用心,难矣哉!不有博弈乎?为之,犹贤乎已。”没事干的时候,下棋也真是挺好的事。

张氏二十四世张诒,是张世昌的长子,字士周,号稻洲,太学生。张诒从父亲居住的日晖漾直方堂迁到了清水浜,在陆光祖当年的别业故址修筑了稻洲山庄,还在山庄内建了土周书堂。张诒为人正直,表率乡里,被人称为“尚义张君”。晚年,他就居住在稻洲山庄,赋诗饮酒,当然,还伴有家族世代相传的围棋爱好。他的《冬夜两儿读杜诗》写出了自己的日常生活——

楸枰横几未收棋,日落西山客去时。
一盏青灯一壶酒,听儿夜读杜陵诗。

张世昌的二儿子张诚,字希和,号熙河,乾隆四十二年(1777)举人。张诚生平好义举,倡修文庙,建立同善会。张诚年轻时爱好旅游,足迹遍布半个中国,中年后倦游居家,垒石为婴山小园,整日吟咏其间。一般来说,古代园林中,书斋、琴轩、棋亭之类都是必不可少的。而在围棋世家子弟看来,想必婴山小园也是下棋的好场所。再从“柘湖三张”过世后,张诚将先辈们的棋谱整理刻印出来看,他必然也是懂棋擅棋爱棋的。

当然,张世昌的三个儿子中,小儿子张论是最痴迷围棋的,父亲过世以后,他在家侍奉母亲,每天早晚和好友屈何焕对局。而在屈何焕过世后,便再不下棋。

同治年间,张永年玄孙张金圻有《坐隐居谈弈理》七古一篇——

乾隆之季施范鸣,杀理始终集大成。
地灵人杰主宗盟,神乎技矣四筵尺。
瞬息万变斗机巧,疾逾鹰眼健鹰爪。
以征解征洵厅观,借助酿劫谁分晓。
三江两浙数十州,大开旗鼓东南陬。
当湖客舍十三局,旁观当作传灯录。
念我先人雅好棋,棋中授受见而知。

从诗题“坐隐居谈弈理”中即可看出张金圻不仅会下围棋,而且水平应该相当不错,否则也很难“谈弈理”了。

综观上述,张氏一族被誉为“五代善弈”,可谓实至名归。



当湖十局主题公园 王强 摄